

T434/2453(16)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NOV 4 1957

詩說解頤字義卷之七

後學紹興季本輯抄

門人山陰徐炯校正

大雅

文王

庭榭築墻所立兩木也一謂之榭亦謂之榦榦榦榦

氏曰榭也榭也榦也一物也榦字當作榦傳鶴說作

榦

大明

正華國名吳仲之後任姓仲大任字也傳氏以華為

歲內國故云自彼殷商如北則歲內之地亦有以封

詩說解頤字義卷之七

後學紹興季本輯抄

門人山陰徐渭校正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大雅

文王

三 榦築墻所立兩木也一謂之翰亦謂之榦榦華谷巖氏曰榦也翰也榦也一物也榦字當作榦傳寫誤作

榦

大明

二 摯國名奚仲之後任姓仲大任字也傅氏以摯為殷畿內國故云自彼殷商如此則畿內之地亦有以封

諸侯者但亦附於遠界如周畿之韓密其地不以列於畿方千里之內耳○京周京以大言也鄭氏謂王季時其居未得稱京師而以爲周國之地小別名殊不知自得天下以後追言之則於周地皆得以京師稱耳惟公劉京師之野非天子所居則當別立義耳四洽陽洽水之陽漢置郃陽縣故城在唐河西縣南三里水經註云郃陽城南有漢水東流注于河漢水即郃水也集傳則謂洽水本在同州郃陽縣今流已絕故去水而加邑渭水亦逕此入河據此則郃陽地在河西臨河而渭水自西南來逕其地觀水經載渭水

入河而不言與郃水合况謂其流已絕則必無渭流合郃之故道矣然曰在渭之涘涘厓也正以莘國之界言耳故臨川王氏曰郃陽莘國所在本在洽陽必言渭涘者以下章親迎于渭也今按莘本禹後妣姓在今郃陽縣南二十里此與伊尹耕於有莘之莘不同伊尹之莘史記正義以爲汴州陳留縣東五里故莘城是也陳留今屬開封府又有春秋荆敗蔡師之莘則在南陽府裕州地各不同

五親迎于渭至於洽陽之渭涘矣諸侯無出境親迎之禮而文王遠至渭涘者蓋周爲西伯洽陽猶爲境內

而况文王尚為世子不嫌於遠逆也○造舟為梁造
作也梁橋也作船於水比之而加版於其上以通行
者即今之浮橋也傳曰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
舟士特舟爾雅註曰造舟比船為橋維舟維連四舟
方舟併兩船特舟單船

絲

章一古公亶父周本侯爵而稱公者蓋臣子之辭諸侯國
內之通稱也亶父居豳之時國勢正弱必未嘗為方
伯入為三公於禮不得稱公也古公猶言先公對後
日為天子時而言蓋以後人追稱也亶父古公之名

如春秋季孫行父公孫歸父之類皆名也夏商之前
未有諱禮人臣對君時常稱君如虞廷稱堯舜為帝
也至其後世無謚可舉則臨文之際恒直稱名如史
臣叙事而稱粵若稽古帝堯帝舜也古公至周已追
尊大王且其時諱禮已行故詩書率以大王稱之此
詩周公所作不稱大王而稱亶父者以遷岐之初但
知避狄無意於王業之興也故據商禮稱名以見其
初為諸侯而尚微耳一說絲之詩文王時所作而周
公舉以告成王也未章附以虞芮質成事蓋錯簡焉
三章董孔氏以為烏頭蓋即爾雅及董之董也集傳祖之

惟華谷嚴氏以爲烏頭毒物不可食安能變而爲美
獨取內則婦事舅姑以董苴之說註云苴似董而葉
大說文云董根如薺葉如細柳蒸食之甘是董爲美
菜若毒物安可以之事舅姑乎故董乃內則董苴之
董非烏頭也○茶爲苦菜亦非蓼屬詳見邨谷風字
義

新室家人君國中所居也朱子曰國都如井田樣畫爲
九區面朝背市左祖右社中間一區則君之宮室宮
室前一區爲外朝凡朝會藏庫之屬皆在焉後一區
爲市市四面有門左右各三區皆民所居而外朝一

區左則宗廟右則社稷焉此國君都邑規模大槩也
章七 臯門應門此殷時諸侯之制意周制亦不甚相遠也

禮天子五門雉門當中其外爲庫門而臯門在庫門
之外其內爲應門而路門在應門之內魯有庫雉路
三門殺於天子周禮闔人疏曰魯有三門雉門有兩
觀爲中門陳氏祥道曰諸侯有臺門無兩觀魯有兩
觀爲周公故也夫諸侯之制宜得二門絲之臯門應
門是也庫臯二門近外故諸侯之外門謂之庫可也
謂之臯可也路應二門近內故諸侯之內門謂之路
可也謂之應可也明堂位曰庫門天子臯門路明天

子應門正以魯之庫門臨外當天子臯門之位路門
在內當天子應門之位未嘗言門制之僭天子也而
疏以為二門制似天子非矣魯門之僭天子持在多
立一雉而又旁設兩觀耳豈以門名之有不同哉且
書有畢門南門則路門之別名也周禮有中門則雉
門之別名也爾雅有正門則應門之別名也臯門應
門既大王為諸侯時所得為則庫門路門似之不為
僭矣

章八柞舊說皆以為櫟也而鵠羽之栩亦以柞櫟解之謂
即今之皂斗子其殼可以染皂皂斗蓋即櫟也考之

爾雅則柞與櫟本二木栩釋為行郭璞以為柞樹而
櫟則釋云其實揉邢昺疏曰櫟以樗之木揉盛實之
房也櫟實椽也絲之集傳釋柞則以為枝長葉盛叢
生有刺則與所謂皂斗者不同而亦謂之櫟故徐州
謂櫟為行或謂為栩秦人謂柞櫟為櫟故崔豹古今
註云柞實為椽或以柞為櫟或以櫟為柞或混而為
一名稱之亂久矣故絲之柞即鵠羽之栩有刺者也
晨風之櫟即似樗之櫟椽也非柞行也此可以正舊
說之誤矣○椹爾雅以為白椹郭璞註云椹小木叢
生有刺實如耳瑤紫赤可啖○混夷即昆夷皇矣作

串夷一名緄夷史記自隴以西有緄戎漢匈奴傳曰
昆夷亦曰犬戎韋昭曰犬戎昆夷之別名今按其地
當在豳岐之西

執虞芮二國名皆殷時諸侯郡縣志故虞城在陝州平
陸縣東北五十里虞山之上古虞國芮城在陝州芮
城縣西二十里古芮國閑原在平陸縣西六十五里
即虞芮爭田讓為閑田之所今按平陸芮城俱屬山
西平陽府解州在河東通典謂同州馮翊縣為古芮
國非也馮翊故城在陝西安府高陵縣南二里乃河
西地去平陸遠史記正義亦辯之矣孔氏謂芮伯為

周同姓國亦附會也虞芮質成見文王得諸侯之歸
也按毛氏曰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謂
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焉乃相與朝周入其境則耕
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班白不提挈入
其朝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
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讓以其所爭
田為閑田而退天下聞之而歸者四十餘國

棫樸

章璋璋贊也半圭曰璋鄭氏曰祭祀之禮王裸以圭贊
諸臣助之亞裸以璋贊按禮王一裸后亞裸而云諸

臣助之亞裸者后或有故則大宗伯攝之即祭統大
 宗執璋瓚亞裸之事也而諸臣則又以其助裸將之
 事者言之非專指宗伯也周禮王人裸圭尺有二寸
 有瓚而璋則半之故曰半圭也陳氏祥道曰圭璋其
 柄也瓚其勺也柄則圭璋純玉為之勺則玉多石少
 可矣據此則勺與柄各用一玉也瓚有圭璋之名特
 以柄玉之全半為別耳王人云璋厚寸則圭之厚宜
 亦如之而所謂半者半圭之尺二寸矣又云鼻寸衡
 四寸註謂鼻勺流也衡勺徑也流者所以流鬯也而
 二瓚之制可知矣其餘凡流皆為龍口及瓚下有槃

之說則先儒蓋約漢制言之而陳氏辯之固謂古者
 有圭瓚璋瓚而無下槃有鼻而無龍口矣不必據以
 為周制焉

旱麓

章三為鷓類按爾雅有狂茅鷓郭璞註謂似鷹而白有怪
 鷓郭璞註謂即鷓鴣華谷嚴氏曰鷓有二為飛戾天
 者鷹類也亦單名鷓也惡聲之鳥者怪鷓也

皇矣

章二菑木死者也翳自斃者也死之木妨他木生長為木
 之害故曰菑生木自倒枝葉覆地為陰翳作之屏之

者作起屏除皆去其根使不至於妨物也○灌叢生者也例行生者也脩之平之者脩治平夷皆理其亂使不至於礙行也○檉河柳似楊而小赤色生河邊楛櫃也腫節似扶老可爲杖皆非美材也啓之辟之者啓拓辟開皆以其爲無用之惡木而去之也○檠山桑材中弓弩其蠶之絲中琴瑟柘亦桑屬弓人取幹枳爲上木理有文亦可旋爲器皆有用之美材也攘之剔之者攘抑剔解雖美材亦皆去其繁冗使不爲礙也此皆爲通道而發

五章密古密須氏媯姓之國括地志陰密故城在鶉觚縣

西其東接縣城即古密國按鶉觚故城在今平涼府涇州靈臺縣西五十里與邠州西界相接蓋亦戎程間之國阮在密之南界亦近邠之國也張氏曰阮國名共阮國之地名皆在涇州今有共池即此也

八章馘獲而截其左耳也孔氏曰玉藻云聽嚮任左故不

服者殺而馘其左耳曰馘罪不聽命服罪故取其耳以計功也○安安程子以爲不輕暴即鄭氏徐徐爲之不尚促速之意也但文王本以好生爲德雖訊其可殺然旣出降服罪則欲生之使其心安焉故所當馘者亦安之也○類類聚群神而祭之之名也鄭氏

王制註謂其禮亡則固無傳矣故先儒言類者亦每
不同或謂因事而類告之或謂類正禮爲之或謂二
說文異而意同而爾雅則以爲兵祭蓋爲釋詩類禡
而發類非專爲兵祭也凡攝位出征巡狩皆得謂之
類義取於類聚群神耳類非常祭故異其名而爲類
如舜攝堯武王伐商而書皆曰類于上帝又巡狩而
曰柴望宜亦類祭蓋互相備也凡此皆禮之大者鄭
氏小宗伯凡大裁類社稷宗廟註謂類爲禱祈禮輕
而䟽因謂祭饌畧少陳氏祥道亦謂類禮其詳不可
得而知要之劣於正祭與旅也則豈知天下之事尚

有重於攝位出征巡狩者乎故類非輕也以別於常
祭而異其名也旅亦旅衆神之名而或以日月或以
山川或以水旱或以疫癘之裁有所禱祈而祭此則
禮之小者故大祝六祈有類而無旅是以類爲旅之
通名也小宗伯既爲大裁而類則旅也非類也名稱
既混宜其說之不通矣周禮於類旅皆言上帝是天
子之禮也惟小宗伯大裁類社稷宗廟是告裁之旅
而通稱爲類也則類之爲說可知矣文王雖爲方伯
亦諸侯也集傳以其類爲祭上帝得非僭天子之禮
乎故類者類聚群神之名也文王之類必類其當祭

之神如山川方社之類歟○禡軍行之祭也蓋如今
祭六彙之神集傳謂至所征之地而祭始造軍法者
謂黃帝及蚩尤也此說本於肆師凡大田獵祭表貉
註竊意黃帝聖人也蚩尤敢與黃帝拒戰逆臣也而
得與於祭此豈先王制禮之所宜乎鄭氏於王制之
言禡固謂其禮亦亡而妄取一說以爲證其背理甚
矣○臨臨車孔氏所謂在上臨下之名也衝衝車孔
氏所謂從旁衝突之名也陳氏祥道謂臨車高衝車
大高則可以臨下大則可以突前孫武子曰攻城之
法脩其輶輻蓋衝車之類也楚子使解揚登樓車以

告宋人蓋臨車之類也竊意臨衝皆臨時所制非田
賦所出之革車也然古者寓兵於農所賦惟以兵數
而車皆官所自造故能合轍臨衝之直則亦取於賦
兵常數之中非使民另爲此車以供軍用也

靈臺

章一靈臺在西安府鄠縣東三十里蓋在豐宮東五里通
典所謂靈臺鄉豐水上者也

章二囿即孟子所謂方七十里者也苑有垣故曰囿臺下
有囿囿中有沼本在一處三輔黃圖分爲三處誤矣
章三辟廱亦與靈臺同處鄭氏所謂辟廱及三靈皆同處

在郊是也靈臺之辟靡文王之學也詳見文王有聲
字義○虞業以懸鍾磬者孔氏曰兩端有植木其上
有橫木謂直立者為虞謂橫牽者為枸枸上加大板
為飾謂之業刻板捷業如鋸齒也其懸鍾磬處又以
彩色為大牙其狀隆然謂之崇牙樅即崇牙之貌樅
樅然也○賁鼓鏞鍾並詳見廟制考義二卷末廟樂
考成

文王有聲

章豐即崇國之地在今西安府鄠縣杜陵西南崇即今
鄠縣也西安府唐為雍州雍州西三十里即漢長安

城長安城在今咸陽縣東北二十里括地志云周豐
宮在鄠縣東二十五里鎬在雍州西南二十五里徐
廣曰豐鎬相去二十五里皆在長安南

章五豐水出終南山東北流經豐邑東鎬京西至咸陽縣
入渭鄭氏曰豐邑在豐水西鎬京在豐水東

章八辟靡學名也辟壁通靡壅水為澤亦名澤宮古人於
此習射又名為序水旋丘以節觀者故曰辟靡古無
此名文王時始為之及武王有天下遂因其制而為
天子之學於鎬京焉其諸侯之學則東西南方有水
半辟靡之制以其形如半壁故名其宮為泮宮不得

復爲辟靡矣

生民

章武迹敏拇本爾雅釋詁文其傳久矣而歐陽氏獨不信之故晁氏謂歐公平日不信符命嘗著書以周易河圖洛書爲妖妄今又以生民玄鳥之詩爲恠說然張子則曰生民之事不足恠人固有無種而生當民生之始何常便有種固亦因氣化而有蘇氏亦曰凡物之異於常物者其取天地之氣常多故其生也或異麒麟之生異於犬羊蛟龍之生異於魚鼈物固有然者矣神人之生而有以異於人何足恠哉又曰帝

王之興其受命之符卓然見於詩書者多矣河圖洛書生民玄鳥之詩豈可謂誣也哉朱子亦以張蘇之說爲然而東萊呂氏亦取之則知歐公所見之不廣矣○禋者精意以享之謂通於諸祭者也舜典謂禋于六宗即六宗而言禋耳非以禋爲六宗之專名也祀亦諸祭之通名禋與祀一也但自致敬而言則曰禋自盡禮而言則曰祀祀又與祭享並言詳見楚茨字義

五章方房也謂生意在房而初動也苞甲而未拆此言其種之漬也種謂甲拆而種見衰謂抽芽漸長也此言

苗之生也發發莖也秀吐華也此言苗之榮也堅實固也好不損也此言穀之成也穎垂穗也粟粒大也此言穀之盛也所謂種之黃茂者如此○郃即滎也在渭水南郡縣志滎城一名武功在武功縣西南二十里古郃國也今屬西安府

八豆木為之以薦俎醢詳見伐柯字義登瓦豆也以薦大羹祭天大羹不和臨川王氏曰釋之烝之簠簋尊爵之實也羝俎實也豆登則實以菹醢大羹之器也或言其器或言其實互相備也

行葦

章筵亦席也鋪於下則為筵其在上為人所啣藉者則為重席故鄭氏曰鋪陳曰筵藉之曰席其實筵席可通名也周禮司几筵序天子三重之席有莞席此即鋪陳之在下者也加於上有蒲席有次席此即在上之重席也莞席以小蒲為之蒲席以蒲弱為之次席以桃枝竹為之不過如斯干所謂下筵上簟而已則燕饗之席固與寢卧之席同也

章竿亦爵也夏曰醖般曰竿周曰爵皆以玉為之但形飾不同而異其名然皆器之重者也周於養老所以致敬爵受一升竿受六升人之量有淺深故爵之用

有大小也

章敦弓敦與雕通孔氏曰敦與雕古今字之異雕是畫
飾之義弓人爲弓惟言用漆不言畫則漆上又畫之
其諸侯公卿宜與射者自當各有其弓不必畫矣三
山李氏曰公羊註云天子彫弓諸侯彤弓大夫嬰弓
士盧弓此言敦弓即所謂天子彫弓也今按大射禮
疏君射六侯大夫射參侯士射干侯恐與尊者爲耦
故各射已侯若君與賓爲耦同射大侯士與大夫爲
耦同射參侯以其既與尊者爲耦不可使之別侯別
侯則非耦類故也如此則雕弓亦可用於同耦之賓

故統而言之曰序賓以賢况君臣燕射合歡忘分之
時非以嚴上下之禮也○鏃鐵鏃之矢名也每射必
發四矢故曰四鏃鈞者毛氏以鏃矢三亭孔氏曰三
亭者謂三分矢一在前二在後輕重鈞亭四矢皆然
故言四鏃既鈞矢三分一在前二在後三訂之而平
者前有鐵重也○舍矢發矢也均二耦中均也投壺
禮曰其賢於某若干純奇則曰奇均則曰左右均是
也按純音全二筭爲純奇音畸又加一筭則我勝而
彼爲奇矣左右均皆得二筭相敵也賢猶勝也射以
中爲雋也○句穀通謂引滿也挾謂手挾之也射禮

言訓角用字義
禮射不主於貫鞞
釋之也摺三挾一蓋謂卿大夫若其君則使人屬矢
不親挾也今按挾者兩物挾一物之名矢在弦之外
二指之內故曰挾如樹者如手就樹言其堅正也此
禮射不主於貫鞞

公劉

三章百泉者平涼府北地所出之水皆流入涇至邠州故
隋置百泉縣於漢朝那城今鎮原縣地也溥原則為
邠京師之野矣據此則經百泉所逝者皆屬函地也

五章隰原下濕廣平之通名而邠之原隰詩書尤著孔氏
曰禹貢雍州原隰底定原隰屬雍州也公劉居邠度
其隰原以治田是邠居原隰之野蔡氏曰其地在邠
今邠州

六章芮一作汭地理志芮水出右扶風汭縣吳山西北東
入涇按汭縣今為鳳翔府隴州周禮職方云雍州其
川涇汭則汭亦水之大者故與涇並稱也

卷阿

六章圭璋一用於宗廟鄭氏所謂祭祀之禮王裸以圭瓚
諸臣助之亞裸以璋瓚是也詳見棫樸字義此宗廟

之重器也一用於朝廷周禮王人所謂瑑圭璋八寸以頰聘使執圭以享於天子執璋以獻於后也皆以半圭為璋又有琬圭牙璋皆天子之瑞節琬圭九寸以治德結好牙璋七寸以起旅治兵皆朝廷之重器也

板

六牖取牖有通明之義故集傳曰牖開明也許慎曰在屋曰牕在墻曰牖

蕩

韋鬼方荆蠻也其俗尚鬼故謂之鬼方唐高祖紀以為

夏曰熏鬻商曰鬼方周曰玁狁漢曰匈奴唐曰突厥本一國而異名一說鬼方於漢則先零戎又曰東至浩亶金城金蘭州之地其說皆非也大王避熏鬻之患本在殷時則商亦仍熏鬻之舊未嘗有鬼方之名也至周始名玁狁耳黃東發以鬼方為荆楚者是也蓋高宗伐荆楚即是伐鬼方之事說見殷武正釋

桑柔

韋贅毛氏訓屬蓋以繫屬見其危也春秋公羊傳襄公十六年會于溴梁大夫盟君若贅旒然何休註曰贅旒旗旒贅屬之辭按此則贅是贅於其上有危意焉

非贅即是危也

雲漢

章一漢天河也曹氏曰或謂水氣在天爲雲水象在天爲漢或謂箕斗間爲漢津雲出漢津謂之雲漢皆非也夫雲合散不常漢則隨天而轉漢之在天似雲而非雲故曰雲漢也雨者水之施也天將雨其兆先見於漢今按天河以有雲爲雨兆夜晴無雲則天河明故曰昭回昭回非雨候也○牲鄭氏謂三牲蓋用特牲或大牢或少牢隨其神之尊卑而用也按左傳謂凡天災有幣無牲而此云靡愛斯牲者孔氏以爲設文

之意各有所主彼因日食大小而發言天之見異所以譴告人君只欲改過脩善故據正理用幣於社以告請伐鼓於朝退以自責不宜用牲於社至於水旱荐至禱祀群神以祈福祥遏止災沴者則不得不用牲也司徒荒政索鬼神謂祭祀之也蓋偶有災變則事小災變荐臻則事大故其禮不同○圭璧禮神之玉也孔氏曰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裸圭有瓚以肆先王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以祀山川皆祭神所用言圭璧總稱又按大宗伯有蒼璧禮天黃琮禮地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

琥禮西方玄璜禮北方之說是或一義也○寧何也
集傳每有此訓按華谷嚴氏曰詩多用寧字或訓曾
或曰猶偏或爲碩辭不可執一但此章寧莫我聽則
取鄭氏寧曾也之訓下章寧丁我躬則取曹氏寧碩
辭也之訓二言句法相同而分爲二解則不若集傳
訓何之爲愈耳

五魃旱神孔氏曰神異經云南方有人長二三尺袒身
而目在頂上行走如風名魃所見之國大旱赤地千
里一名旱母蓋是鬼魅之物

乾救荒盡力而至於病也蓋統冢宰趣馬師氏膳夫
以及左右而言矣人人以救荒爲急而於官職之崇
卑體統之上下亦散漫而不暇綱維故曰散無友紀
毛氏釋趣馬師氏膳夫左右之義歲荒年穀不登則
趣馬不秣師氏弛其兵馳道不除祭事不縣膳夫徹
膳左右布而不脩大夫不食梁士飲食不樂此本於
曲禮其言互有不同而師氏弛兵膳夫徹膳之言曲
禮所無孔氏亦謂其餘不知所出也竊意諸臣之近
王者殺禮節財固亦救荒所宜有之事但所以勸王
脩德以消天變者宜不止此耳况師氏與趣馬膳夫
皆周禮所有之官而師氏掌以媿詔王非掌王門之

言言解周禮卷之七
兵者而謂之弛兵集傳因以師氏爲掌以兵守王門者則併經文而誤解矣其言雖可取而移經就傳之失亦不可不正也

崧高

章崧總四岳而言也嶽山之尊者毛氏曰崧高貌山大而高曰崧嶽四嶽也東嶽岱南嶽衡西嶽華北嶽恒堯之時姜氏爲伯掌四嶽之祀然爾雅釋山有曰崧高爲中嶽則五嶽也而云四嶽者孔氏謂堯之建官立伯主四方之岳不主中岳故堯典每云咨四岳而不言五也竊意自山而言則有五岳自所主之四方

而言則曰四岳觀舜之巡狩止於四岳亦可見矣故此言崧高毛傳不以爲中岳而以爲高貌孔氏以爲此詩之意言維嶽降神祐助姜氏姜氏不主崧高故知崧高維嶽謂四岳也三山李氏曰申甫四岳之後安得指爲中嶽凡大而高者皆可名之曰崧○甫申皆國名詳見王風揚之水正釋本四岳姜姓之子孫其初各有封國甫封於呂申封在宛但此云生甫及申指國名者不知其以二賢改封而名其國爲甫申邪抑先已改名邪及考禮記孔子閒居引生甫及申之言鄭氏註謂仲山甫及申伯也而此詩之箋則與

毛傳同孔氏謂鄭之註禮在前未得毛詩傳其說是矣且仲山甫者樊仲山甫也豈可與申伯同言於嶽神所生哉

五章介圭大圭也爾雅曰圭大尺二寸謂之珎陳氏祥道曰王之圭長三尺則尺有二寸所以錫諸侯者也諸侯之圭長不過九寸錫以尺有二寸使寶之而已竊意公之命圭為桓圭九寸比於侯伯之命圭各七寸者為獨長此即所謂封圭朝覲會同見王及諸侯相見時之所執也不得用尺有二寸之介圭惟為州牧者則王以介圭錫之故申伯韓侯獨有介圭也鄭

氏謂圭長尺二寸謂之介非諸侯之圭故以為寶諸侯之瑞圭自九寸而下其說是矣集傳以介圭為諸侯之封圭則非矣

烝民

一章仲字山甫名毛傳以為樊侯也孔氏謂樊即陽樊在東都畿內畿內無侯爵傳稱樊侯不知何據竊意續戎祖考之言則似其先本侯爵而世居輔相之職者樊即左傳王賜晉文公樊邑也杜元凱註樊一名陽樊野王縣西南有陽城野王本河內今屬懷慶府夾滌鄭氏以為陽樊在濟源東南三十八里濟源南與

河內相鄰即其地也周平王東遷雒邑去陽樊不遠故以爲畿內宣王之前則雒邑在河南樊在河北河北之地固諸侯之所封也韋昭謂食采於樊亦求其說而不得之辭耳未入畿內之時安得以爲采邑而分授卿大夫哉

韓奕

章梁山據括地志在同州韓城縣東南一十九里又按其地臨河上當龍門之南西隔漆沮經耀州三水縣而後至函去岐尤遠非大王遷岐所踰之梁山也瓦氏謂梁山在岐山東北則函之梁山乃爲大王之所

踰耳○韓國名即韓城縣地當在梁山西北武王子姬姓左氏所謂韓武之穆也成王時所封本侯爵其後受命爲北邊州牧則或成或康其世無可考也爲州牧故得稱伯

章二淑旂淑善也交龍爲旂旂之善者故曰淑旂旂蓋諸侯所載也綏章綏垂也即旗竿所注旌牛尾之垂下者以章別貴賤故曰綏章鄭氏以綏爲所引登車者則是升車之索不可以屬於旂也旂綏並詳見于旌字義○簟第以竹簟爲車蔽也錯衡者錯置文采於車衡也並詳見采芑字義○玄衮者以玄爲衣而畫

以袞龍也詳見采菽字義赤鳥赤色之鳥諸侯服冕之所著也詳見九戩字義○鈎膺馬婁頷之鈎在其骨前者也鏤錫者鏤刻也凡眉上曰揚故馬眉上之飾名錫鄭氏所謂刻金飾之今當盧也孔氏以為鏤金加於馬面之錫當盧者當馬之額盧在眉眼之上蓋諸侯皆得用之亦並見采芑字義○鞞鞞淺鞞謂以去毛之皮施之鞞中而又以淺毛之虎皮鞞於鞞上也鞞者覆蓋之義毛氏曰鞞革也鞞鞞中也淺虎皮淺毛也鞞覆鞞也孔氏以為鞞去毛之皮也鞞者兩較之間有橫木可憑者鞞鞞者以去毛之皮施於

鞞之中央持車使牢固也獸之淺毛者惟虎耳鞞禮記作臂周禮作禛字異義同以淺毛之皮為鞞也○鞞革毛氏曰鞞鞞也革鞞首也今按爾雅鞞首謂之鞞郭璞註謂鞞為鞞孔氏曰馬鞞所鞞之外有餘而垂者謂之革鞞皮為之故曰倻革曹氏曰以倻皮為鞞也而其餘垂者謂之革是也○厄與搯同金厄以金為環纏搯音也孔氏謂鞞端之木名衡衡即鞞鞞上着環以貫鞞是也今按古者駟馬凡八鞞二服馬皆有鞞則但以四鞞纏繫於環驅之使不得出如所謂脅驅者斯可矣若駟馬之頸不當於衡則皆以

條皮繫頸而在內者繫於陰板在外者貫於游環而金厄不可以言於服馬之轡也互見小戎字義

三祖宿餞詳見泉水字義孔氏曰始行而為祖祭者為

尊其往也反則自歸其國非復所尊而亦作祖如始

行焉祖與所宿不是一處祖於國外畢乃出宿餞訖

然後出宿今出宿之文在餞之上者示行不留於是

也故於祖之下即言宿也○屠蓋在鎬京東北之

地未詳其處或以為在同州鄜谷則太遠或以為即

鄜縣之杜陵則其地在鎬京南不當至此也○壺酒

器亦尊壘之屬但質而無足禮器註曰壺大一石此

以壺之大者言也云百壺則必小壺矣或瓦或木不

可得而知焉酒至百壺可以及衆也○魚鼈鮮魚與

六月魚鼈膾鯉同孔氏曰魚毛燒肉也一曰蒸煮之

也新殺謂之鮮魚餒則不任為膾鮮魚中膾者言鮮

以見新殺也○藪毛氏以為菜殺也孔氏曰藪者菜

茹之總名釋器云菜謂之藪故云藪菜殺對肉殺故

云菜殺謂為藪也今按藪對殺而言則殺為肉藪為

菜通言之則殺可以兼菜果藪亦可兼魚肉隨文便

耳○筍鄭氏以為竹萌蒲鄭氏以為深蒲孔氏曰天

官醢人加豆之實有深蒲筍藪是藪有筍有蒲也筍

皆四月生唯巴竹筍八月九月生始出地長數寸煮以苦酒豉汁浸之可以就酒及食蒲始生取其心中入地蒟大如七柄正白生噉之其脆煮而以苦酒浸之如食筍法是說筍蒲蒟之法也

六章百蠻蠻夷也追貊北方夷狄之二種在韓之北界其後為獫狁所迫稍稍東遷故漢初其種皆在東北孔氏曰追貊二種之大名其種非止一國亦是百蠻之大總也按曲禮有東夷北狄西戎南蠻之文此以其分方者言如言蠻貊則為南蠻北貊也總而言之則通名耳故孔氏曰北狄亦謂蠻范氏補傳曰蠻夷可以通稱北可以稱蠻猶西可稱夷也○魏許慎曰虎豹之屬陸璣曰似虎或曰似熊一名執夷一名白狐遼東人謂之白羆○豹孔氏曰毛赤而文黑謂之赤豹毛白而文黑謂之白豹陸農師曰花如錢黑而小於虎文文豹隱霧七日不食欲以澤其衣毛成其文彩○羆有黃羆有赤羆大於熊餘詳見斯于字義

江漢

五章秬鬯者裸神之酒也秬黑黍五穀之中黍最美故裸神用之以釀酒其氣條暢謂之秬鬯從米從山從七口者器也七所以扱也未加鬱謂之秬鬯加鬱謂

瞻印

之鬱鬯鬱鬱金香草也王制曰諸侯賜圭瓚然後爲
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圭瓚說見棫樸字義○
卣尊彝之屬彝爲上壘爲下卣居中孔氏曰鬱人掌
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則鬯當在彝而云秬鬯一卣者
當祭之時乃在彝未祭則在卣賜時未祭故卣盛之
章三梟與鴉不同梟音驕鴉音枵其聲亦異鴉即鴟鴞
者鴉之大名故但言鴟詳見墓門字義陸農師曰梟
食毋說文云不孝鳥也故日至捕梟磔之字從鳥鷃
在木上古者天子以春解祠黃帝用梟獍說者以爲

梟食毋獍食父獍如狸而虎眼黃帝欲絕其類使百
姓用之故後世於歲始祓除凶災取以解祠黃帝漢
使東郡送梟五月五日作羹以賜百官此遺制也又
按陸璣謂鴉肉甚美漢供御物各隨其時鴉冬夏常
施之以其美故也按璣此言與農師相類蓋一事而
誤分耳以梟羹賜群臣所以懲惡而於鴉又復以供
御則鴉雖可爲羹炙亦非正味也何必以味美故而
冬夏常施哉其爲誤梟於鴉無疑矣梟食毋賊害其
親者也鴟攫鳥子而食賊害他人者也故以爲哲婦
傾國家之喻

召旻

四 潰有三訓有訓怒者谷風有洗有潰是也有訓遂者
小旻是用不潰于成是也有訓亂者召旻無不潰止
是也項氏云水之潰者其勢橫暴而四出故怒之盛
者為潰怒遂之盛者為潰遂亂之盛者為潰亂其理
一也

五 䟽糲米也稗精米也朱子曰九章粟米之法糲十稗
九鑿八糲米一斛治而成稗則九斗矣

詩說解頤字義卷之七終

詩說解頤字義卷之八

後學紹興季本輯抄

門人山陰徐渭校正

周頌

我將

意羊實柴之羊也周禮羊人凡積共其羊牲鄭氏謂積
為積柴䟽云積柴實牲幣煙氣上聞也又謂祭天用
犢日月以下有用羊者故云維羊維牛而鄭司農於
大宗伯實柴註又直云實牛柴則其說不同矣今詳
此詩本祭上帝其牲用犢者也而維羊之文在其上
牛人不言積共牛牲而獨羊人於積言羊則可見實

柴當以羊矣實柴之羊非大牢之羊也

臣工

章錢耨鉏三者皆田器也毛氏曰錢鉏耨耨鉏穫也管子曰一農之事必有一鉏一耨一鉏今按此三器者必分耕耘刈三用故管子云然錢之爲鉏說者不詳世本云耨作鉏而宋仲子註爲刈則鉏本刈器而刈器又有一鉏不知其爲何物矣但鉏孔氏以爲七遙反則即今之鋤也一謂之鋪所以起土可用於耕蓋耨類耳而刈器則惟一鉏即今之刈禾短鎌也耨先儒或以爲鋤或以爲耨蓋一器而異名也耨六寸柄

尺高誘註呂覽云耨芸苗也六寸所以入苗間

豐年

章廩者倉之別名韻會曰本作回象屋形中有戶牖以防蒸熱禮記月令疏引蔡氏云穀藏曰倉米藏曰廩則以廩與倉相對爲二矣此亦漢儒過於分析之言也蓋廩即倉也韻書恒以倉訓廩則本一名耳但周禮地官有廩人之職設下大夫以掌之而倉人職居其下則以上士掌之是以廩大於倉而下大夫爲之長也夫倉人者別是司祿之一職一職之倉不可以並下大夫兼統之倉矣○億十萬也秭百億也凡數

皆以十累十其一為十十其十為百十其百為千十其千為萬十其萬為億十其億為兆爾雅註十億為秭則秭即兆也毛氏則以為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鄭氏不從其說而楚茨皆云十萬曰億不為無據蓋古者田方百里於今數為九百萬畝而王制云方百里為田九十億畝是億為十萬矣韻會曰十萬曰億古數也至秦時改制始以萬萬為億而孔氏亦謂今九章算術皆以萬萬為億故鄭氏之說於古義為合觀豐年之詩豳頌也豳以諸侯方百里提封萬井之國為公田百畝成數計之畝收

一石八斗為米九斗總得米九十萬石成之為百萬則數及秭矣若數萬至萬而又數億至億雖天子百萬井之田以把起數亦不應如此之多况於諸侯高廩所藏之米乎

有瞽

章業簾崇牙詳見靈臺字義樹羽置五采之羽於崇牙之上也○田鄭氏以為當作鞞小鼓也在大鼓旁應鞞之屬也周禮太師註曰先擊小鼓乃擊大鼓小鼓為大鼓先引故曰鞞鞞讀為導引之引孔氏曰經傳皆無田鼓之名而太師職曰奏鼓鞞註云為大鼓先

引故知田當作鞞其或謂之應或謂之鞞皆別名也若鞞應之大鼓必路鼓鼓鬼享者此以節樂必有輕重疾徐如魯鼓薛鼓之節故有小鼓以引之而路鼓則以懸也按夏后氏足鼓殷人楹鼓即建鼓至周始變其制而懸之故謂之縣鼓足承以跌楹貫以柱而懸則垂於簞簾者也凡大鼓不特路鼓凡晉鼓賁鼓皆懸但此對應鞞而言則縣鼓當為路鼓或以為路鼓則恐不然蓋晉鼓鼓金奏者也應鞞小鼓要之不列於縣以使用也毛氏以田為大鼓則考之不審矣○鞞如鼓而小有柄兩耳持其柄而搖之則旁耳

自擊所以節樂樂未作之先則以兆晉鼓鼓金奏大射禮䟽所謂賓至播之以奏樂者也○磬石磬也在堂下非堂上之玉磬也○祝狀如漆桶以木為之中有椎連底扞之令左右擊以起樂者也圍亦作啟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鋸刻以木長尺櫟之以止樂者也○簫編小竹管為之管如遂併兩而吹之者也

潛

一章 鯨白鯨也形狹而長若條然性浮似鱧而白鱣鯨並見碩人正釋鱧鯢鯉並見魚麗字義

有客

章信宿毛氏曰一宿曰宿再宿曰信爾雅曰宿宿言再宿也信信言四宿也

訪落

五桃蟲即鷦鷯小鳥也巢於葦苕取茅秀為巢至精密以麻紘之如刺襪然故名襪雀俗呼巧婦陸璣曰鷦鷯小於黃雀其雛化而為鷗陸農師則曰其化輒為鷗鷗集傳釋桃蟲拚飛維鳥亦取化鷗之說而言其始小終大恐不必然蓋但謂桃蟲既為鳥則能拚飛也

載芟

五胡壽也老而有成德故曰胡考或曰老狼豨胡老者有此狀則壽也

六且之為訓不同本字初寫反取聊且之義此云匪且有且亦謂非今日聊且為之也毛氏以且訓此則臆

說耳又有起語之辭如且夫且如之類亦大畧言之而因以發語也又有訓又如北門終窶且貧之且則

遂以為轉語之辭此三訓皆讀如本字其餘則為助語辭如北風只且君子偕老揚且之類是也又有訓

為多貌者如韓奕籩豆有且有客有萋有且之且是

也此二訓皆子餘反併附於此

良耜

三茶爾雅作荼謂為委葉即此茶也或以為若菜非也
苦菜雖亦名茶與委葉不同詳見邶谷風字義蓼亦
漆類皆穢草也但陸生則為漆水生則為蓼孔氏所
謂田有原有隰故並舉水陸穢草也集傳則曰茶陸
草蓼水草一物而有水陸之異也今南方人猶謂蓼
為辣茶或用以毒溪取魚即所謂茶毒也如此則蓼
亦以茶名矣

絲衣

一絲衣爵弁之服也禮凡衣與冠同色孔氏曰爵弁之
服玄衣纁裳皆絲為之故曰絲衣爵弁其色赤而黑
如爵頭然曹氏曰餘皆用布惟冕與爵弁服用絲大
夫以上祭服謂之冕士祭服謂之弁其首服弁則衣
用絲故絲衣為助祭之服也今按餘皆用布者謂皮
弁服冠弁服玄端服皮弁服鄭氏所謂白布衣素積
以為裳也冠弁服鄭氏所謂其服緇布衣亦積素以
為裳玄端服據聘禮則玄端皆玄裳或黃裳雜裳可
也陳氏祥道謂齋則衣裳皆玄非齋則裳不必玄而
鄭氏以玄端為朝服之衣易其裳而曰上士玄裳中

言言前... 卷之八
士黃裳下士雜裳又釋王藻朝服冠玄端素裳陳氏
祥道亦謂其無據士之朝服曷嘗用玄端哉詳見淇
與字義○堂基舊說皆以門塾言爾雅云門側之堂
謂之塾是堂即塾也蓋門之內外夾其東西皆有塾
一門凡四塾外兩塾南向內兩塾北向謂之堂則宜
有基矣安成劉氏謂詩所指則內塾之基也此本毛
鄭彼蓋本詩序以繹為賓尸堂在門外而為說也殊
不知此非賓尸之詩則當求其文而解之考之禮視
壺濯及籩豆明言升自西階則實廟堂之上非門塾
之堂也及出而視牲視鼎則出門而在堂基之下矣

此詩之自堂所以不可以門堂言也朱子既辨序之
為誤而以此為祭而飲酒之詩安得復以堂從門塾
之說乎臨川王氏獨云自堂上而俎基得之矣○自
羊俎牛膾說皆以為先小後大非也蓋從韻語耳○
鼎鼎彝者上中下三鼎之別也鼎有大小弁侈之不
同故爾雅曰鼎絕大者謂之鼐圜弁上者謂之鼐天
子諸侯有牛鼎大夫有羊鼎士則豕鼎魚鼎非用牛
者不敢有大鼎也則士大夫之所通用不過鼎彝而
已言鼐則為天子之禮矣鼎有鼐則覆鼎之中也故
視鼎者舉其鼐也

章一 垆遠於郊野之地也爾雅曰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
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垆以其遠近
分之固有此別然通言之則均謂之郊可也均謂之
野可也郊野者又其通名也○驕皇驪黃驪馬白跨
曰驕黃白曰皇本爾雅純黑曰驪黃驛曰黃本毛傳
郭璞曰跨髀間所跨據之處

章二 驪駉驛駉蒼白雜毛曰驪黃白雜毛曰駉本爾雅赤
黃曰驛蒼祺曰駉本毛傳郭璞曰驪今驪馬駉今之
桃華馬孔氏曰周人尚赤而牲用驛是驛為純赤色

上云黃驛曰黃謂黃而微赤此云赤黃曰驛謂赤而
微黃祺者黑色之名蒼祺謂青而微黑今之驪馬也
今按此驪馬與烏驪不同烏驪乃驪白雜毛之馮也

章三 驪駉駉雜青驪驛曰驪白馬黑鬣曰駉本爾雅赤身

黑鬣曰駉黑身白鬣曰雜本毛傳孫炎曰驪色有淺
深似魚鱗也郭璞曰色有淺深斑駉隱剡今之連錢
驪也孔氏曰鬣謂馬之驪也驪馬赤色若身鬣俱赤
則驛馬故赤身黑鬣曰驪即今之驪馬也雜俗本多
作驪字然爾雅有驪白駉謂赤白雜色駉而不純非
黑身白鬣也其字定當為雜今按雜與駉不同亦非

東山皇駁之駁蓋其色異也

四章駟駮驪魚陰白雜毛曰駟彤白雜毛曰駮二目白曰魚木爾雅豪骹曰驪本毛傳郭璞曰陰淺黑色今之泥驄形赤色今之赭白馬魚似魚目也孔氏曰骹脚脛膝下之名謂毫毛在骹而白長名為驪也今按魚目非謂其眼之眊也但多白而似魚目耳又此詩四章所叙之馬凡十六種毛氏謂諸侯六閑馬四種有良馬有戎馬有田馬有駮馬而說者因以首章為良二章為戎三章為田四章為駮則分別太過矣經中不言馬之高下而皆曰牡至於車則曰彭彭曰仵仵

曰釋釋曰祛祛亦皆言其有力而能勝車固未見其有四等之分也若其齊力齊色則在臨時分乘而已况駮馬騏驎詩中每稱及之今不列於首章豈可以為非良馬乎故此詩之序馬但言其馬之多而未以高下差也

有駮

一章駟爾雅曰青驪曰駟孫炎曰色青黑之間郭璞曰駟今之鐵驄也

泮水

乾束矢古者一弓百矢以賜諸侯者言之彤弓一則彤

矢百也惟荀卿兵論以負矢五十箇爲一弩則或分百矢爲二束也然兵行常一發四矢如孟子所謂發乘矢而後反也蓋原其未發時言則通名爲束矢耳

闕宮

韜曰牲特言之則牛也對騂剛而言則羊也註家於白牲騂剛之白牲皆祖公羊周公用白牲之說而以爲白牲則指爲牛矣而不知公羊之說亦有所本郊特牲曰諸侯宮縣而祭以白牡擊玉磬朱干設錫冕而舞大武乘大輅諸侯之僭禮也竊意春秋時諸侯有僭天子者不敢盡當時王尚騂之禮而用殷人尚白

之牲以別之世儒因見詩有白牡騂剛之文遂謂周公之牲亦嫌同於天子而從殷尚公羊得之因附會其說於春秋耳而明堂位魯祀周公牲用白牡之云則又漢書陋儒相沿之誤也據此則始用白牡以祭周公者伯禽也伯禽本明德之君而祭周公以白牡於義何居邪非禮之禮大人必不爲也○犧尊以畫犧牛於罇腹而名也王肅謂大和中魯邵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罇以犧牛爲尊此不可考信有之則亦末世強家之侈制耳

五章朱英以飾矛王子言綠滕以約弓王弓言蓋二矛則

飾之而各懸一英重弓則滕之而同納一鞞皆置車
中此士卒兵車左持弓右持矛而中御者之法故但
舉矛弓二器言於公車千乘之下英矛詳見鄭清人
滕見秦小戎各字義○戎狄詳見韓奕字義荆舒荆
即荆楚詳見殷武字義舒近楚之國魯僖公將猶止
名舒其後分爲數種始有舒蓼舒庸舒鳩之號謂之
群舒今廬州府廬江舒城等縣皆其地也近楚而與
之表裏爲患蓋自周公時已慮其然矣

六章泰山在今濟南府泰安州北五里苦晉考之魯在汶
南泰山在汶北非周公百里封內後世爲魯蕪併得

之因以爲望及考泰山之南舊有小國曰鑄不知何
時見滅其國當依泰山故泰山本非魯封也○龜山
名在今兗州府泗水縣東南五里魯故封也龜陰之
田在其北○蒙亦山名在兗州府沂州費縣西北七
十里在魯之東故曰東蒙

乾鳥山地里攷異以爲在兗州東南三十里而一統志
則曰在鄒縣西南七十里繹山地里攷異以爲在鄒
縣南二十二里而一統志則曰在鄒縣東南二十五
里如此則皆非魯封境矣殊不知詩以鳥繹與龜蒙
對言則皆魯封內地也必二山之北面舊本屬魯而

地里攷異及一統志所傳乃其南面屬鄒者耳

勣徂徠山名一曰尤來山在今泰安州東南四十里酈道元曰今猶有美松赤眉樊崇保此山新甫亦山名按後魏志魯郡汶陽縣有新甫山通典漢汶陽故城在兖州泗水縣東南

商頌

烈祖

章清酤即清酒亦用以裸者也詳見信南山字義周人尚臭先灌地以求神於陰而後迎牲殷人尚聲先合樂以求神於陽而後迎牲殷人非不裸也但不行於

合樂之前與周不同耳故孔氏以爲殷周先後雖異而作樂行裸相去亦幾也

長發

章幅猶言邊幅也墮讀作員義與圓同周也華谷嚴氏曰自其直方言之曰幅自其周圍言之曰員○有娥國名簡狄之母家也自漢以前其地不詳故淮南子以爲在不周之北朱子謂其不應絕遠如此是也夫不周山者崑崙之西北也其說信荒唐矣史記正義則以爲在蒲州今按蒲州即古蒲坂在鳴條之西蓋緣殷紀桀敗於有娥之墟奔鳴條之語而附會之耳

伊訓謂天誅造攻自鳴條朕載自亳則湯之起兵自
北亳先伐韋顧昆吾而西直抵鳴條亦不應遠越河
曲渡河而至蒲坂也說者謂鳴條爲湯與桀戰處則
仁人之兵天下無敵宜必不戰而自屈矣旣曰敗於
有娥又何必追至鳴條而復戰邪况蒲坂至虞夏之
都不遠豈應有有娥之國入於畿內近地邪竊意有
娥其即商前舊國而在商洛之地者歟以有娥封商
如以郃封周也否則有所不通矣

六章韋豕韋彭姓顧昆吾已姓見鄭語通典滑州韋城縣
古豕韋國郡國志顧城在濮州范縣東二十八里夏

之顧國括地志濮陽縣古昆吾國故城在縣西三十
里今按滑州今滑縣屬大名府廢韋城在滑縣東南
五十里濮陽漢縣即濮州今屬東昌府韋與昆吾皆
夏時之伯至是伯業已衰韋與顧相鄰比周而助桀
爲虐者也夏桀都安邑今屬平陽府解州鳴條縣在
縣北二十里即伊訓所謂造攻自鳴條桀走鳴條蓋
亡於此

殷武

一章荆楚之荆古荊州也與禹貢雍州荆岐豫州荆河之
荆不同雍豫之荆各指一山之名耳荊州之界自荆

山南及衡陽故言荆楚則別於山而為國矣禹貢九州已有荆州則其封國蓋不特自殷始也孔氏曰周有天下始封熊繹為楚子武丁之世不知其君為何人據此則殷時之楚本別姓而尚未為芊姓之熊也楚自春秋初葉以前常以荆稱至周惠王之時魯僖公元年始改楚號不復稱荆矣然在武丁時已曰荆楚則雖專名為荆而亦以荆為楚矣蓋荆楚一木二名因以為國號其名亦得相通必其地本以剪除荆楚之木而得名歟

章氏羌西夷名黃氏曰羌本姜姓三苗之後居三危今

疊宕松諸州皆羌地按疊疊溪也宕順慶也松松藩也皆隸四川孔氏以為居秦隴之西而括地志亦云隴右岷洮叢等州西羌也故一統志以寧夏靖虜文縣皆為西羌地但隴西者本犬戎之地其外為西戎春秋以前非羌地也意者戰國時氏羌日盛而漸併西戎之地歟○享入貢也王來朝也曹氏以為氏羌之國近者以時聘享遠者亦來終王氏羌自謂此商之典常也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此所謂典常也曹氏之說蓋本國語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而以享與王為遠近之差今詳

詩意則似戎狄之在荒服者世一見王孔氏所謂遠
夷父死子繼及嗣王即位乃來朝也而非來朝之日
凡遇歲貢之時則有貢獻故以獻先於王蓋待戎狄
之道禮當如此不必以要荒分二等也而况賓服之
享又與要荒不同乎

詩說解頤字義卷之八終

請意則似成秋之有是服者則一見于九氏所謂
夷父死了繼及嗣王即位乃來朝也而非來朝之日
凡遇歲貢之時則有貢獻故以獻先於王蓋待成秋
之道禮當如此不必以要荒分三等也而况宿服之
事又與要荒不同乎

詩說解題字義卷之八終

